

第一章 经济的演变与衰退地区 经济特征

第一节 经济的演变—衰退与复兴的实例

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够永远繁荣，因而，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永远保持霸主的地位。古代的巴比伦、蒙古王国、希腊、近代的西班牙以及英国、前苏联，无不有过辉煌的、盛极一时的历史，甚至有的还曾经达到过统治全球、称霸世界的鼎盛时期，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又无不是从顶峰渐渐滑下，强大与昌盛暂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无奈的衰退；而那些曾经是荒蛮的僻壤，在经过了几百年的耕耘之后，却成为世界的领先者，像德国、美国、日本等国。难道真的像人们所说“兴久必衰，衰久必兴，兴极而衰至，衰极而兴始”；真的有一种神力，驱使着一国经济周而复始地运行，从有如旭日东升的朝阳，转入光芒耀眼的烈日，然后如夕阳西下、只有微弱的余辉，再进入如漫漫长夜，等待着重新繁荣的时机到来？这种神力真的让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不断地变迁，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公平地“轮流坐庄”强盛一次或者冷落一次？

如果经济能够有一个周期性的法则，人们就不必去努力，只要等待，就可以走向富裕。可是，当我们真的按这一法则去追寻历史的时候，这一法则却时隐时现。有的像阿拉伯地区，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储藏，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在这之前，那里还是寸草难生的戈壁；有的到今天为止，还依然看不到任何走向富裕的希望，中部非洲的那些贫困国家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我们只

能这样认识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规则：中心可能会转移，但这种转移未必一定具有遍历性。那么能够维持中心地位，或者获得中心地位所依靠的条件和动力又是什么呢？在比较中我们发现，长期的繁荣只是在两种情况下存在，一是自身不停地努力，努力的程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努力程度相当，因此，其增长速度也与其他地区保持一致；二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没有努力，或者说，没有那样一个强大到足以取代它的国家或地区，即使这个国家发展得缓慢，也没有失去其在水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相反，却保持有效的商品输出，并保证了地区的经济繁荣。长期的落后也只出现在两种情况，一是其他国家努力的程度更高，而本国尽管也做出了努力，但其努力程度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滞缓，所积累起来的差距越来越大；二是自身根本没有努力，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部破坏，致使国力迅速衰败。印度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民族与宗教的纷争，形成宗教对经济的瓦解，使人们长期缺少努力的热情，在上千年的时间中一直处于被征服的地位，甚至连自己的语言也随历史飘然而去。德国在 200 年前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可是经过 150 多年的努力（中间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使它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颗明星。

显然，寄希望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衰落、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 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这样的繁荣在历史上有 但它过于偶然 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命运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衰败的前提上，也未免太有点宿命论了。当今的世界各国几乎无不把发展经济作为确立自己在世界之林地位的基础，在这种环境下，几乎再也没有那些偶然的、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实现强国的机会了。由此可见，自身的努力是保持繁荣、维持中心地位，或者挤入世界经济中心的基本力量，经济发展与保持国力强盛的惟一出路只能是自身的努力，但这只是决定国家或地区地位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经济运行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国家或地区的相对努力程度以及这种努力所取

得的成果大小。如果人们停止了努力，地区间的相对运动终究会拉动着经济走向衰退；如果人们不懈地努力，经济就可能不会退步，即使存在相对滞缓，也会推迟经济的衰退。但是，纵然自己在努力，而自己的努力与外部的努力存在差距，自己的努力也可能在外部努力的压力之下消散，衰退难以避免。努力终究要比不努力主动，如果外部努力，而自己不努力，衰退完全是不可避免的；外部努力，自己也努力，就有摆脱衰退的机会。当然，最有效的繁荣途径是能够在自身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相对增长，因为，这不仅使地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还可以使地区地位得到改善，并由此来获得收入更快的增长。

努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创造了繁荣。尽管富裕令人向往，形成优越的物质基础和环境，但它不是繁荣。这一点，早在 200 年前的斯密在《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一书中就曾论证过。他比较英国与美国的情形，看到当时富裕的英国有很多人在养尊处优，优越感横流，奢华的生活，气派的装束，浪费和漫不经心，人们没有感受到正在失业，甚至人们还愿意失业；而美国，探索者们正在向西部进发，正在以极大的热情挖掘世界上还没有发现的处女地，以求创造出财富生产的奇迹，人们的忙碌给人们以回报，铁路在延伸，荒芜的土地被开发，不断的发现和发明取代旧的机器设备，一切都在努力中得到更新。这才是繁荣。繁荣未必富裕，但它正在走向富裕，因为它正在以飞快的速度积累着财富；那里很少奢华，因为钱可以成为资本，而资本在此时此地是十分急需的；那里都在努力的发明、创造，因为那里需要更有效率的工具去探求财富；那里没有失业，也没有人愿意失业，因为人们都不愿意放弃机会，都在努力抓住机会。繁荣就是积极，就是增长，就是不断奋斗。

繁荣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能够不断地使财富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人们聚精会神、奋发向上，人人都在努力投入、都在紧张地忙碌，每天都有新事物出现，社会在繁忙和进取之中，新的

参加者会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加入到这一努力的行列中来。这里，人们不是向内部要资源，勾心斗角，而是向外部开拓，争取资源。这些精神和观念，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富裕不是繁荣，但富裕却可能产生衰退。我们总是看到，创业者的子孙们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保持家族持久不衰的例子是很少见的。那些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后代很少有他们的父辈的勤劳、节俭、努力和富于冒险的精神，而多是贪图享乐，追求优越的生活；他们的约束十分宽松，他们不需要做出过多的努力，甚至根本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得到他们父辈需要花百倍努力才能得到的享受，甚至他们的消费也是需要鼓励和要讲条件的，因为，物质的优越已经使消费成为一种“劳动”。如果人们仍然努力，富裕则是繁荣的基础，反之，如果人们不再努力，富裕则是衰退的前提。而一旦富裕，人们的目标达到了，人们不需再努力就可以达到某一消费层次，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威胁没有了，这一切都将使富裕的人们精神松懈 压力减轻 放松努力。

人类的历史上，由兴盛走向衰败，最后消亡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古代巴比伦。这个创造出最早人类法典的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兴盛后，就开始沉缅于享乐，富裕伴随着贫穷的两极分化、平民沦为奴隶，富裕阶层伦理关系混乱，民族素质急剧下降。在外势力的不断打击下，国力逐渐衰微，最后消亡。

古代罗马也是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例子。公元一世纪末，罗马已经从个局促一隅的狭隘城邦一跃而为横跨地中海沿岸的霸国。这个在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法学都对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古代帝国，却在后期罗马帝国不到 200 年的时间里解体了。奴隶主耽于庸俗的享乐 史诗和抒情诗让位于讽刺诗 官吏敲诈 盘剥勒索 对奴隶的严厉惩罚，都大大损害了生产力，内部矛盾激化，最后走向分裂。

大英帝国曾经拥有过 50 个附属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

地。由于它的历史性影响，英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然而，在经历了内部革新的繁荣，外部拓展的兴盛后，却走向了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曾经有过作用的沉沦。现在的英国无法再像 50 多年前那样对世界发号施令了，它只能在美国的后面亦步亦趋，以显示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对世界产生影响。这是由兴盛到衰落再到沉寂的例子。英国的演变最能说明只要不进步，终将被淘汰，即使没有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取代它的位置，它也会被其他更努力的国家所取代。

美国的阿拉斯加有一座小城，它曾经因发现黄金而兴起，又因为黄金开采枯竭而消亡。这是一个从地区兴旺到消散的例子。该地区人数最多时曾经达到过 2 万多人，但黄金开采枯竭之后，人们都纷纷离开了这里，最近的人数只有 200 多人。如果一个地区只凭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来维持其经济，自然资源开采越迅速，这个城市就越容易快速膨胀，也越容易快速消散。这使人们不能不由此想到，国内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单一的资源性产业结构的城市，它们为迅速兴起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加速生产资源产品，过快地扩张了生产规模和城市规模，并为此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由于生产规模过大、开采年限缩短，很多投资不能被回收；城市内的居民面临着尴尬，他们或者时时准备面临新一次的迁移，或者面临着在旧的产业枯竭时缺少替代产业而带来大量失业的痛苦。

阿拉伯地区曾经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文明发源地之一，然而，无际的沙漠，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大片的国土无人踏至，直到在沙漠的腹地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这一地区才开始聚集人口和资金。今天，最先进的农业技术诞生在这里，世界最富有的财东在这里，除遭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外，石油几乎使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十分富裕，社会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偶然间开发了资源，使地区经济兴旺的例子。塔里木盆地石油开发和南疆铁路通车，会在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史上翻开新的一页，中国西部也可能将成

为明天的“沙特”。

随着对自然资源认识的深化和科技的进步，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对人们长期遗弃了的资源进行再开发，试图获得兴盛的支持。在恩格贝沙漠建立的“沙产业”集团在沙漠中泛起了一片绿洲，吸引了很多有识之士作为志愿者加入到挽救生态、创造财富的行列之中。在内蒙古边缘的沙漠地带，人们发现了一种可以固沙又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植物——“沙棘”，它不仅有利于生态恢复，还创造了利用劣质资源创造财富的例子。与此类似的对那些人们没有认识到的资源重新认识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低洼废地兴建了柳编产业、滩涂围出良田和人工海洋生物养殖，高原上利用冷水资源进行高附加值的养殖等等不胜枚举，都表明了只要重新挖掘资源的内在潜能，就可以重新找到资源的相对优势，重新进行地区区位定位，重新进行分工。这是地区经济走向复兴的重要思考。

深圳和海南地处海防前线，多年来因战略的需要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加以限制，使这些地区长期默默无闻，对国民经济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地区经济也十分落后。改革开放，基于对外开放的考虑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不仅取消了对这一地区的限制，相反，还给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去特区投资。国家并没有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对特区进行直接投资，而是仅给出一些鼓励性政策，其中包括：可以在很多方面先行改革，可以制定自己的特殊优惠政策，可以用自己的钱去举办公共事业。其结果，制度上形成了潜在利益、投资环境上形成了巨大的优惠，这些与内地之间利益上的差别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进入特区，使沉默多年的地区迅速兴盛起来，并成为全国经济网络中的核心地区。即使没有自然资源的突然发现，也没有中央政府的具有战略性的大规模投资，那么通过地方政府创造软环境与硬环境来吸引要素进入，也可以启动地区经济并引导经济走向复兴。

美国田纳西流域的开发是地区经济复兴的另一类例子。其实，

在田纳西流域开发过程中，美国政府几乎什么资金也没有投入，只是对田纳西流域进行了认真的规划，并将这个规划作为国家级规划公布于众，该规划的科学性不容置疑，是以水土治理为中心的规划，它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作用，人们对该地区的振兴增强了信心，明确了投资方向，吸引资金进入该地区，成为区域综合开发治理的成功范例。一个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并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复兴规划常常也是凝聚人气的信号，它反映了政府的态度和决心，反映了政府对发展规划的支持和可能提供的潜在优惠政策与减轻投资者的成本负担。可见，复兴规划的重要作用不可轻视。

当然，如果政府除此之外又能够拿出强硬的措施来促进对某些地区进行投资，则会更迅速地振兴地区经济，韩国濠山地区就是这样的例子。60年代韩国确定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以后，选择了濠山地区作为主要的投资地区。政府以强硬的手段集中了一系列的私人投资，对银行贷款进行干预，迫使银行以超出常规的负债率为企业提供贷款，政府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性优惠，帮助企业进行决策和对外协调，在短期内完成了许多国家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建设任务。这种情况对实现赶超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军人执政的东南亚和南美都是屡见不鲜的，它说明为了保证地区增长极的迅速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惜牺牲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

上海是我国民族工商业主要集中地，也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经济一度呈现出急剧的衰退迹象，产业结构老化、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上海的名牌为其他地区的名牌所取代，上海的地位在不断下降。邓小平对特区工作进行总结的时候曾经说，特区工作的失误就是没有把上海作为一个特区，延误了上海的发展。自确定了浦东开发区以后，中央对上海的开发给予了大量的支持，给上海很多特殊的政策，现在上海衰退的势头已经被阻止，近期将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到目前还很难找到地区自发地从衰落走向复兴的例子，没有一个可以等来的周期规律，使地区经济重新走上领先者的轨道。即使有这样的周期规律，我们也不能等待，因为地区经济衰退，对地区内部的居民来说是痛苦的，地区地位动摇和下降，对地区形象的影响是致命的，必须加以有效的阻止。

这些例子都说明，复兴经济不能等，要依靠现实的力量，去创造资源、环境、动力、信心和机会。要争取外部的支持，向外部寻求资源，更要通过内部资源的调整来集中资源弥补和创造与其他地区间的利益差别，引导关键的要素重新进入。这是地区经济走向复兴的关键。

第二节 地区经济的类型

经济差别决定着人们的不同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然而，什么是差别？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不相同的。人们经常用收入来分析差别，并得出了大量有政策意义的结论，但这只分析了差别形成的结果，并没有对差别形成过程给予特殊的重视。当然，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收入本身的差别是进一步产生差别的原因，这种分析有其道理，然而它毕竟还不是在分析差别形成的过程，真正有意义的还是对差别形成过程所进行的分析。这也是本书在理论方面的特点之一。

一、划分地区类型的指标

经济学家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财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研究上。斯密在《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一书中对富裕和繁荣做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认为富裕并不是繁荣，只有繁荣才能使国民财富保持增长，而富裕仅是繁荣的结果。在以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学家更多地探讨的是一国如何获得财富、一国维持繁荣的

问题，李嘉图、萨伊、马歇尔以及凯恩斯无不以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推动人类不断地寻找那些更有效率获得财富的途径。瑞典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缪尔达尔则突出地研究了那些不具备与发达国家同等地位和条件的国家或者说是对于那些相对不富裕的地区如何走向富裕进行研究，开创了发展经济学，“不发达”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这些研究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获得财富、维持富裕的方面，而斯密最初注意到的富裕与繁荣关系却被经济学淡忘了。

1. 经济水平指标划分及其理由

水平指标是界定发达与不发达的基本指标，也就是说，地区经济是否发达主要是以人均居民收入为核心的水平指标来确定的。

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将在很多方面影响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这是因为人均收入是影响消费支出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凯恩斯以后研究消费函数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把消费函数写成为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的函数。

居民的消费行为是与收入直接相关的。收入的增加会放松人们的预算约束，使预算线上移，在偏好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无差异曲线与新预算约束的切点所对应的消费量将同比例增加。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的偏好是稳定的，收入的变动会引起人们商品消费量的变动，收入越高，消费量越大。

如果人们的收入增高，预算约束线上移，但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存在着收入弹性差别，那些具有低收入弹性的商品会随着收入增加而消费数量增长速度趋缓，而高收入弹性的商品消费量增长速度加快。除非人们突然改变了偏好，否则在消费结构中所增加的必然是收入弹性较高的商品。这意味着，高收入者不仅具有更大的商品数量的选择自由，也有更多的商品品种、质量、层次的选择自由，不仅在数量上能够消费更多的商品，也可以在层次上消费更高级的商品。

消费的自由表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的消费选择可以体现在商品消费过程之中，也可以体现在服务性消费过程之中，人们可以不必再为家务而奔波、可以把很多过去自己动手但却十分费力、费时的工作交给市场去干，自己节约出时间去专门从事自己的特长的的工作；可以得到丰富的物质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优质、全面的服务，可以不必为未来生活担忧，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从事自己愿意做的社会公益事业、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可以去探索人类不曾经探索的奥秘，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观光、欣赏各民族的文化。

消费的自由还会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活动。人们为窘迫生活而绞尽脑汁的紧张和艰辛可以得到缓解，不必再为生活过分地伤神；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约束变松，家庭内部的纷争由此而可以大大减少，家庭的矛盾冲突大大下降，亲戚之间的礼尚往来增多，社会关系和谐，社会信用环境改善，精神消费增加，用于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的知识性消费增长，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人们的素质，净化人们的灵魂。社会因个人和家庭关系的改善而更加和谐和稳定，社会关系更为协调，因生活窘迫铤而走险、流离失所的人都将减少，贫困得到扶助，社会生存危机得到抑制。富裕会松弛人们的精神，使人们感到安逸、安全、富足、快慰。

消费的自由是人类根本性的自由。因为只有消费的自由，才能为社会其他方面的自由创造物质条件。收入的差别形成了消费自由程度上的差别，进而形成了消费主体间的地位差别，消费者个人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地位差别，从本质上说是由消费自由程度的差别引起的。

收入的差别不仅会带来消费的差距，还会形成储蓄的差距，形成积累能力的差别和抗风险能力的差别。

储蓄具有抵御生存风险的特性。当经济环境恶化导致人们没有收入、由负储蓄来保持其消费水平时，个人的消费水平则仅取决

于储蓄的多少。储蓄越多，其消费水平下降的可能性和幅度会越小。人们的生存能力越强，反之，储蓄越少，则抗拒经济波动的能力越低，维持原来消费水平的能力越差。拥有高额储蓄的人是轻松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可以在较长的没有收入的时间内不至于陷入生存危机，可以从容地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为维持更长的生存时间，他可以有足够的降低消费水平的空间，而不至于使其消费水平降低到其他人的消费水平之下。这就意味着，储蓄可使一个人抵抗失业、个人灾难、病魔、延续后代和子女教育的能力更强，也会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例如对失业的态度，高额储蓄者的自愿失业可能性更大，对工作的选择和挑剔更多，对来自失业的威胁可以有更多的防范准备，紧张的心理会大为减轻。

较多的储蓄不仅可以标志着有较多的财富，还意味着有更多的改善创造财富条件的余地，主要表现在能够为投资提供财力准备。因此，储蓄增长表明积累能力的提高，而增长的积累能力又是收入增长、消费增长和储蓄增长的重要源泉，由此形成良性的循环。第一，储蓄可以转化为人力资本增长。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人们的体力和创造力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第二，可以提高技术有机构成，促进人们采取更加迂回的技术，解放人力、获得效率；第三，可以发明创造更先进的产品，提升资源的效用。正因为收入可以通过储蓄和投资为收入增长创造条件，所以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走向富裕的关键在于提高储蓄水平。

由此可见，收入水平对一个人、一个地区的影响具有本质性，也经常是决定个人或地区经济地位的主要因素，因此，经济学家都愿意简单地用人均收入指标来划分个人和地区类型。

2. 收入水平指标的缺陷与使用速度指标的理由

收入水平指标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然而，水平从何处来？没有速度，就不会有水平，水平只是速度指标的结果。如果水平很高，但速度却很低，它能够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而不下降吗？相

反，如果水平虽然较低，但速度却较高，它能够永远保持较低的水平吗？从这样的问题回答中不难看出，速度是更具有根本性的决定因素。

作为描述经济发展的收入水平指标存在着多方面的缺陷。这一点很多发展经济学家已经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们多从收入指标不能概括发展的全部含义角度来分析，认为这一指标具有较大的任意性，例如它不能包括工业化程度和工业化阶段，也难以直接说明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不能概括反映生活质量指标，如人均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寿命期望。但作为区分发达与不发达的尺度，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均收入指标是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程度的最简单的指标，它可以用于对发展水平进行分类，用于说明对经济发展要求的迫切程度。

发展经济学家对收入水平指标的批评意见集中指责了人均收入并不是不发达的全部原因，或者说，用收入指标来区分国家或地区，可能会掩盖许多国家或地区不发达的真正原因，不能找到正确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总是以收入指标作为基准，增加其他的指标对收入指标进行补充，如自然资源拥有量、人均寿命，试图从这些状态中获得决定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决定一个地区能否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因素的，采取水平指标进行分析可能会遗漏很多深层次的原因，甚至会引导不发达地区选择错误的发展战略。但这并不是我们否定水平指标的真正理由。我们认为选择速度指标取代水平指标同样简捷，但却更能反映经济的本质，也更符合对经济动态变化分类的要求。

与速度指标相比较，水平指标有下列四个方面的缺陷：第一，水平指标不能体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繁荣程度，而只能说明其富裕的程度。不论是收入水平，还是资源存量水平，它们都是一国可用财富、可支配资源量或潜在财富的体现，当某一地区拥有了这些财富，只能说明现时的社会财富的丰裕程度，至于财富还能否继续

增长，却无法由此得出必然的判断；第二，水平指标只能说明历史，不能说明现时的努力程度。这是因为水平是积累的结果，是长期增长的结果。如果人均收入水平指标较高，说明这个地区历史上曾经比较繁荣，经济增长曾经较快，如果这个地区资源存量较丰富，说明对该地区的资源积累增长曾经较快，或者曾经具有较强的资源开发能力，总之，这些水平指标只说明了长期运行的结果，却没有直接说明本期对水平的贡献程度，进而也就没有说明本期的努力程度；第三，水平指标不能说明发展趋势和发展的程度。经济的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不确定性，水平指标不能直观地说明社会能否继续繁荣，不能直观说明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的速度，也不能说明发展程度是增强还是减弱，而这些对地区经济繁荣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第四，水平指标为水平决定理论提供了支持，它固定了地区的地位。许多经济学家都认同水平指标的重要性，将水平作为速度的决定因素，认为有什么状态就有什么速度，进而有什么状态，前一个状态决定着后一个状态，这样的结论，将地区的相对地位固定下来，使落后地区无法摆脱其命运，也模糊了由速度决定的地区地位变动的可能性。

速度指标不仅可以避免水平指标的上述不足，最重要的它是一个中间指标，它表述了经济运行过程，集中地体现许多突发性因素的作用结果，反映了机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它不强调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而只强调这一现象本身。虽然它可能不像水平指标那样能够揭示经济运行状态，但却可以说明经济运行的方向和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速度指标更直接地说明了经济运行本身，更能够灵活地反映经济运行的本质。

使用速度指标容易引起发展经济学家的误解，因为，速度经常表示增长，而增长却是发展经济学批判的对象，他们一直认为尽管增长是发展的中心，但增长并不代表发展，发展要比增长宽泛得多，它是指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与社会观念的转变；增长未必发

展，但发展必定增长。也就是说，使用速度指标仅体现了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它的全部。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增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它虽然没有全面反映发展，但却是决定地区繁荣的核心，也是决定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

我们使用速度指标的另一理由是我们并不过于着眼地区目前的经济状态，而是着眼于经济的运行方向，即能够保持继续的繁荣或继续衰退的运行趋势，这与分析地区经济是否发达的目的不完全一致。尽管繁荣和衰退有多层次的原因，但是决定繁荣或衰退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的增长速度。持续增长才能持续繁荣，速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意味着，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水平对速度具有直接的、根本性的影响，而是认为速度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分配与投入方式的改变，开放程度的调整等措施来获得，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也无法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

二、以速度指标进行地区类型划分

以速度指标对地区进行划分，就是使用增长率对地区分类，即对水平指标的变化率进行分析，写成：

$$g = \frac{\Delta Y}{Y}$$

式中 Y 代表地区经济的水平指标， g 代表水平指标的变化速度。

对于增长率，也可以使用多种指标来说明，其意义也不尽相同。人均收入增长率不仅代表了一国或一地区财富地净增长，还代表了居民拥有财富量的增长，但是，从发展的意义上看，在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人口也同比例增长，人均指标不变。这时，如果

用人均收入指标来反映真实情况，可能存在着失偏，因为它没有体现出该国或该地区的总实力的增强。可见，人均收入增长率需要有其他的指标如国民经济增长率来补充。其他的指标，如人均人力资本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等都是重要的反映一国或一地区实力的变动指标，但所反映的只是经济运行的一个侧面，这些指标只说明该国或该地区用于财富生产的资源增长状况，不同于人均收入指标所描述的一国或一地区财富未分配之前的财富拥有量。

对速度指标进行分析，可以把速度 g) 区分下列情况：

(1) $g > 0$ 且 g 呈上升趋势，该地区经济呈加速上升态势，处于高度繁荣状态。

(2) $g > 0$ 且 g 保持稳定，该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保持繁荣。

(3) $g > 0$ 且 g 呈下降趋势，该地区经济增长，但存在着衰退的可能。

(4) $g < 0$ 且 g 保持稳定，该地区经济持续衰退，水平指标不断下降。

(5) $g < 0$ 且 g 呈上升趋势，该地区经济衰退，但有可能从衰退中复苏，一旦 $g > 0$ 则经济将出现繁荣。

显然，用经济增长率单一指标来区分经济，可以分为加速繁荣 (1)、繁荣 (2)、持续衰落 (4)、走向衰退 (3) 和走向繁荣 (5) 的五种状态。见图 1-1。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进行区分，分为第一，人均收入低但发展快，且基于自有资源而未来发展潜力大的国家；第二，人均收入增长，但由于资源的限制而较少有希望实现迅速的自我持续增长的国家；第三，资源丰富但人均收入增长相对停滞的国家；第四，人均收入增长停滞，且由于资源极为缺乏而没有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国家。对地区来说，这种划分也有意义。但是这种区分其理论背景在于一个陷于贫困的国家或地区将很大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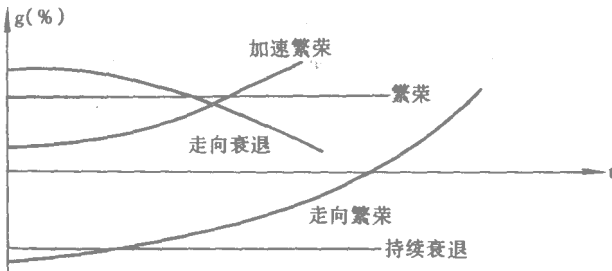


图 1-1 繁荣与衰退的态势

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支持，否则将永远贫困下去。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地区的繁荣与衰退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的拥有程度，即使对于低收入地区，自然资源的拥有量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支持因素而不是全部的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这种分析对资源影响的判断可能有所帮助，但对多数情况，意义并不大。

其实，地区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自己增长率决定的，而是由相对增长率决定的，即在可以比较的范围内，用地区增长率同平均增长率的比较来说明其相对繁荣程度。相对繁荣程度决定了地区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而恰好是这种地位影响了地区的实际增长和繁荣的程度。据此，我们使用相对经济增长率分析地区经济状态和对地区进行分类。

一些经济学家在进行地区病态分析时也注意到了这一指标的重要性，劳克森的相对指标法就是其中一例。他用地区收入相对指标 ($a = \text{地区人均收入} / \text{全国平均人均收入}$) 和地区增长率相对指标 ($b = \text{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 / \text{全国平均收入增长率}$) 把地区分为繁荣区 ($a > 1, b > 1$)、发展区 ($a < 1, b > 1$)、萧条区或衰退区 ($a > 1, b < 1$) 和落后区 ($a < 1, b < 1$)。

假设某一地区比较落后，其人均收入水平为 1 另一地区人均收入为该地区的二倍，人口两者大体相当。然而，前者以较高的速

度在增长，例如其增长率为 15% 而后者的增长率为 5% 如果以增长率的绝对指标来表示，它们都是繁荣地区，但两者增长率相差 10% 经过不到 8 年的时间里，前者就可以超过后者，其经济地位将有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后者其经济增长率持续低于平均水平，其地位就会不断下降。可见，在分析地区地位时，相对经济增长率要比绝对增长率更有意义。相对经济增长率又可称为相对繁荣程度，写成：

$$q = \frac{g}{\bar{g}}$$

式中： g 代表经济增长率， \bar{g} 代表比较范围内的平均增长率， q 代表相对繁荣程度。

相对繁荣指标的含义是：如果 q 值低于 1 表明该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增长缓慢，地区的地位和重要程度开始下降，呈现出衰退的迹象；反之，如果 q 值高于 1，则表明地区增长率高于其他地区平均增长率，相对其他地区更加繁荣。

确认一个地区保持相对繁荣或相对衰退，需要对一段时间 q 值加以分析。如果一个地区相对繁荣，其经济增长率应持续高于比较范围内的平均增长率；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相对衰退，则其经济增长率应持续低于比较范围内的平均增长率。这里使用“持续”表明了地区的相对繁荣或相对衰退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因此，需要扣除几个偶然的影响相对增长率变动的因素，一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二是由于外部机会变化或投入环境等条件变动造成的增长率变动。具体的方法是考察长期相对经济增长率，即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把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与全国经济增长率进行对比。可以有两种分析方法，一是考察连续多年（通常采取一个平均经济周期时间长度）的地区经济增长率与全国经济增长率之比，用各年的 q 值来说明该地区相对繁荣或衰退状态的时间长短与程度大小， q 值低于 1 的年份越多、值越小 表明